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九

曆律

正曆元以定歲差疏

華湘

臣聞自昔聖王承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爲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爲歲虧盈之互易爲月晝夜之環轉爲日經緯之錯列爲星辰步筭之周審爲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奉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遲留伏見爽其候則攝提失方蟄蟲不伏無以諧浹生靈而灾荐至矣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慎焉然曆之来由

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漢高祖而訖漢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改也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改也由金熈宗而訖元凡三改也一曆之改集衆見而治之測驗之必精課試之必密策無遺筭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善言天者不數世而輙差是曷故哉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臣切考其所以差者由天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漸差而移於東日周不足則日常内轉而縮漸差而移於西天日之差而

於中星乎驗焉堯之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
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
初昏室中而日在箕六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
陸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退餘五
十度矣再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
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一分五十秒今差三度六
十四分五十秒也日躔赤道十度六躔六度三十七
分也日躔黃道九度二十二分一十七秒今躔五度
八十六分七十四秒也故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上
言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
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元辛巳至統上言時

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三年矣年愈遠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脩改以求合於天哉平立之分不脩則陰陽二軌不順孤矢之分不脩則黃赤二道不正殆見推步氣朔及日月交食并七政躔度必違而不入數也是以正德年戊寅日食己卯庚辰月食時刻分抄起復方位頻與本監所推不合山東道監察御史朱節為歲差以正曆學事濫以臣充之使覩秘書加以歲月而謂庶幾曆元可更臣仰惟 陛下應天順人入繼大統之年陽在重光陰在荒落適與元之革命改憲辛巳之歲相符則調元正曆以定未立之差法固有待於 今

日也臣以凡陋之躯生繆歷重任竊念班固作漢曆志以昭治曆者之所向必專門之裔必明經之儒必精筭之士臣於三者無類焉蚤夜不遑罔知攸措然於治曆之法畧聞其槩矣古今善治者三家一曰太初二曰太衍三曰授時太初之曆以鍾律太衍之曆以著策授時之曆以晷影曆以鍾律而起固正也然聲氣之元不易求曆以蓍策而起固善也然揲扐之數有一定惟以晷影而就日之體測之毫忽微秒不可得而遁矣元史所謂自古及今推驗之精未有出於此者顧豈誣哉今欲正曆而不登臺測影臣竊以爲皆空言臆見也伏望陛下以欽天道而授人時

爲重乞可御史朱節之奏　賜臣中秘所藏有關曆學之書及　國朝曆志准臣親督曾　奏改曆中官正周濂等及疇人子弟內揄選諳曉本業善於書算者及今冬至之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影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併日躔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睺計都等類視元辛巳委有所差備錄　上之仍勑該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楊子如善立差法之邵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令其參訂同異重建曆元許定歲差以成　一代之懿制可也

方今天下涵沐　聖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
或可執一籌以備驅筭也

稽古樂以裨盛典疏　　廖道南

臣伏考我　太祖高皇帝諭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禮樂並行而後治化醇矣臣嘗莊誦竊嘆以爲我
聖祖獨稟全智超越千古允升大猷參贊萬化故至治馨香達於神明休徵駢疊啓諸史冊禮樂百年而後興信有由矣恭惟　皇上建中致和體信達順光紹　聖祖之丕圖載舉隆古之盛典禮崇三重樂備

四郊邇者　宸翰飛洒親撰　圜丘樂章昭煥乾文
發揮道妙被之絃管協乎律呂眞有以動天地而感
神明矣臣惟古帝王之樂莫善於虞莫盛於周書曰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周
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鬼神蓋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為宮
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
生木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為徵天
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為羽五聲相生旋相為宮
於是乎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

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矣臣請以古樂可行於今與夫今樂有戾於古者言之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蓋人聲與樂聲相比而疾徐高下各有其節今之樂律則職掌於太常寺協律郎傳之既久而浸失其初意用之既殊而不得乎元聲其陰陽配合之禮律呂子母之義恐未必盡然也古者樂舞之設文舞羽籥

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祀四望則舞大磬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蓋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疾徐咸中其度今之樂舞則隸籍於太常寺樂舞生朱干玉戚莽合之於制麾帗旄旗弗辨之於佾其於樂師六舞之儀舞師四舞之節恐未必盡然也古者大享之禮所以親君臣也周禮王宮懸九享食奏燕樂歌工在上舞位在下琴瑟在堂鍾鼓在庭各從其類無相奪倫今大祀慶成設宴於　奉天殿教坊司承應雅俗混淆優侏儒獶恐非所以祗承上天之餘惠也古者籍田之禮所以重農事也周禮王出入則奏大

夏司空除壇農正陳籍鬱人薦鬯犧人薦醴各司其
事無相越職今躬耕籍田設樂於先農壇教坊司承
應羣伶紛擾衆劇喧豗恐非所以表率下民之先務
也凡此數者雖載諸令甲相沿有年而關係匪輕釐
正宜急宋儒周敦頤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慾古
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
遠矣　皇上法古帝王行古典禮天地日月之祀既
復其初宗廟朝廷之制未合于古記曰作者之謂聖
述者之謂明　聖人在上必有所作矣或謂无聲難
知古樂難復臣歷考經籍樂家之說尚在也論樂之
本則有若樂記載樂之文則有若儀禮自周以降雖

失其傳然司馬遷撰律曆志班固宗之是故有三統之論蔡元定著律呂朱熹稱之以為成一家之言若陳祥道樂書則又備載古今之制而無遺者也然欲求元聲當求諸經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夫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知雷之元氣之所以蘖則知樂之元聲之所以宣矣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我 聖祖謂熊鼎曰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矣斯訓也萬古不易之至論也記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臣非知樂者也姑述所聞按諸樂書條為之說一曰稽五聲以正八音

二曰稽八音以正十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正旋宮若歷代諸家之說亦互有得失先儒許衡固有定論矣臣等不敢備述謹繹其義附錄進呈仰冀 聖明俯垂采擇

學校

論太學疏　李賢

竊惟太學者天下貢士所萃乃育賢成材之地故天下之士所以賢所以才胥此焉出所以盛所以衰胥此焉係然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國家之安危豈不皆關於此哉洪惟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平定天下定鼎金陵首崇是道方是之時宮殿城池未

盡完也百府諸司未盡創也佛寺僧道未盡舉也乃建太學於國宏其規模極其壯麗凡所以教士之法戒士之條居士之所養士之具無不詳審周密完備又慮表率之職實難其人務選天下學明行修望重海內所向慕士夫所依歸足以師表一代名蓋一時者然後命爲祭酒祟以師道以振文風以增士氣其愛諸生如慈母之顧嬰兒貴之若席上之珎恩惠極隆無以加尚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居無不正習無不端衣無不具食無不足無饑寒之亂心無邪僻之墮行其所事者治禮義明人倫窮修己治人之方務致君澤民之術故當時賢才俊傑之士濟濟輩出

布列中外大綱一正萬目畢張自古太平之盛未能或之先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其斯之謂與永樂初年　駕臨北京太學之設因元之舊凡百規制未暇增新洪熙宣德以来因仍未舉至其教戒居養之道頹然廢弛不遑介意師儒之職率皆庸常學行荒疎無從矜式雖有遺規不過承虛名為文具踵因循應故事而已於是天下之士入太學者蔑教戒之嚴無居養之正置禮義為外物輕廉恥如錙銖雜處於軍民之家混任於營巷之地與市井之人為伍與無籍之徒相接同其室而共其食啖其夫而私其婦易君子之操為鄙夫之行敗士夫之節為穿窬之心

所習如此一旦居官不過志於富貴而已尚何望其尊主庇民建功立業乎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居處所致無怪其然也嗚呼天下之士修之於庠序而壞之於太學罝誼所謂可爲太息者也今　陛下春秋鼎盛纘成大統凡一舉錯不可不慎舉所當舉則天下之人莫不懽心錯非當錯則天下之人莫不解體可不慎歟我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有廢弛而不舉者有創新而不錯者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錯如是臣以爲舛矣然成事不說廢者當舉若重修太學極壯麗不過佛寺一所之費況佛寺無益乎　朝廷而太學實關於治體伏願

皇上興廢舉墜乞　勑該部計料興工一新太學作養秀才重選師儒厚加眷注果能此道將見數年之後賢才濟濟文風大振生民於是乎安天下於是乎治我　太祖養賢及民之效復見於今日太平之盛不期自至而　國家社稷永享無窮之福矣臣性質凡陋無所知識偶有所見豈敢隱默冒干　天聽不勝惶汗之至

脩明教化疏　　謝鐸

臣聞教化學校所自出故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首建國學以司教化以式四方百餘年間承繼相仍罔敢有墜　皇上嗣位之初謁廟幸學尤切注意

于此臣實何人謬膺此任受命以来夙夜戰兢恒思古人以身教而化天下者固未易能然法制禁令之間或可以為教化萬一之助者苟有所見亦烏敢自隱而不為　陛下言哉所有事宜條列如左其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二曰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三曰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四曰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五曰復會饌以嚴教化之地六曰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凡此六者自今而觀惟撥歷為要而會饌次之其他不以為迂泛不切則以為窒礙難行然臣切思之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科貢則所養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駿奔仰瞻之際無所示趨

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聞臣恐所謂會饌所謂撥歷者一切皆為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次之人而欲備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可也　所謂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者竊惟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國子監官以至各省提學皆所謂師儒也有如臣者至愚極陋既病且衰力不逮志已甚愧負於初心任非其人曷克更圖於後効願乞早賜罷黜之恩以為師儒不職之戒然後力求道德之士以為太學之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教化有賴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為虛也至於提學等官雖一方教化之司

實天下人材之責權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扞格而不可違蓋其官之所歷視國學雖稍卑而其職之所關視國學則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不然或矯激以賣公道或假託以市私恩在我者不能以不奔競何以禁人之不於我乎奔競在我者不能以不貪得何以禁人之不如我乎貪得科貢由之而弊人材以之而衰而在下之人固亦視其好惡以為向背因其勸懲以為賢否蓋又在所不必論也　所謂慎科貢以清教化之源

者竊以國學所養之士皆萬邦黎獻之臣不取之士
貢則取之鄉科是國學為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
之階今之歲貢者雖足以勝輸納自進之徒而因循
姑息之弊為甚今之科舉者雖可以得豪傑非常之
士而虛浮躁競之習亦多蓋科舉必本於讀書今而
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不讀源流至論則讀提綱
甚者不知經史為何書歲貢必先於食廩今而不以
貲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甚者
不知舉業為何物是雖未必盡然大率實類如此臣
愚乞　勑提學等官凡此日抄等書其板在書坊者
必聚而焚之以永絕其根抵其書在民間者必禁而

絕之以悉投於水火於其廩之未食者必嚴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已食者必痛加裁革而不通其私願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皆賢不惟　朝廷之恩無負而教化之源亦稍清矣　所謂正祀典以端教化之本者臣以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之係一有不合於天理人心之公何以為教化本源之地是誠不可以不正也且所謂十哲七十二子以及左氏之下二十二人其所當黜陟者先儒程子與熊去非已有定論而近時大臣與禮官亦嘗會議取自　上裁不敢再贅但此外猶有不能以無疑者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

勿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隱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闡誠足以羽翼吾道論行撿漢儒如馬融戴聖之徒固爲不可幾及論著述宋儒自周程張朱之外恐亦未免有疵如是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吴澄著述雖不爲不多行撿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其又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於出處聖賢之大節夷夏古今之大防處中國而居然夷狄亡君親而不恥侁虜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昔人謂其尊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

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臣愚乞勅升時以上祔宋諸賢之位斥澄以下從莽大夫之例如此不惟天下之公論允愜而於世道教化亦不爲無少補矣　所謂廣載籍以永教化之基者臣愚切謂天下之道非託之書不能以自傳天下之書非藏之官不能以不散雖教化所在有不依文字以立而習誦之功未有不假書籍以行者也本監歷代書板雖舊多藏貯而散在天下者未免有遺雖旋加脩補而切於日用者猶或未備臣愚乞　勅各布政司將切要

等板如程朱大全集與宋史等書盡行起送到監一
以備國學蓄積之富而士習有所資一以免有司饋
贈之勞而民力有所省一舉兩得而有益無損矣又
本監東西書庫屋既墜陋地亦卑濕以致各類書板
朽壞日甚所損非細臣愚乞 勑改爲東西書樓上
以爲安置之所下以爲印造之局不惟書籍之藏頓
極清高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矣 所謂復會
饌以嚴教化之地者臣以監生之會饌猶百工之居
肆不惟朝夕得以專精其術業實亦相觀有以收歛
其放心誠國學之舊規 皇祖之明訓也自景泰初
以柴薪缺少暫且息停逮成化中致饌堂損壞遂甚

廢弛臣愚乞　勑議將饌堂前廊房一帶照舊蓋造以便朝夕往來碓磨甕桿碗碟等件逐一脩造以供日用飲饌柴薪之費或取之抽分或資之買辦務使經久可行不致半途而廢如此庶幾國家養士之恩不為虛文而教化之地亦益見其嚴密矣　所謂均撥歷以拯教化之弊者臣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所有納粟監生一節實為國家教化之弊今固既往而不敢言矣然天下之事既不及塞其源猶當塞其流天下之病既不克治其本猶當治其標又安可坐視其流弊之極而不之恤哉且往歲納粟監生約有三分科貢監生止有一分故今分

爲兩途相兼撥歷各取其年月淺深以定其名次先後或三七分或四六分是以名數之多少而爲撥歷之多少也然　先帝聖裁猶命該監臨期酌量務使均平撥歷蓋已慮納粟之旁蹊將有妨於科貢之正路而一時救荒之權宜終不可有加於萬世取士之定制也今見在監生納粟止及一分科貢巳有二分自此之後多漸反而爲少少漸反而爲多蓋又不止往歲三分之一而巳也若但泥於舊制納粟仍爲六七而科貢止於三四則人少而撥反多人多而撥反少不惟流弊之極有不可言而不均之嘆實所不免臣愚欲乞轉科貢爲六七更納粟爲三四庶幾易窮

則變變則通之意雖於教化未能少補而流弊亦不至於甚極也

脩明學政疏　　　　桂萼

臣聞傅說之告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孔子曰與其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昔先儒張載有志復古而不遇其君故其言曰縱不能施之天下猶可驗之一方臣竊抱此志久矣於治縣時已將平日所學節為事宜見諸行事頗覺士民信悅真可見人心未嘗不古也遭逢　聖明邁師古道臣職司邦禮則學校之政實與聞焉過不自量謹用斟酌逐一開坐以備採擇

一臣聞先王之

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以統之於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行不出彝倫之外士不出畎畝之間是以管敬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焉蓋未有不重農敦本而能養士以成俗也漢書曰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者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尤莫切於出作入息之期後世教養之政岐而二之故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各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蓑笠而子弟衣

輕衷見違官貴人雖惡人必竦然起敬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而赧然媿之者是雖冠服如士人言論則道法其孝友之實曾不如塗之人矣合　勑諭提督學校之官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又每於考較諸生之後仍查薦實父老以耕讀爲事者量加賞犒以廣子弟孝友務本之心至於興脩水利以便農民招徠逋民以辟土地責令該有司官着實舉行如有司有不盡心本農敦風俗者聽其糾舉如此則庶幾不出畝畝之中而成孝友之俗學校之政將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　一府州縣提調官設[illegible]

鄉行簿付之里老春夏秋冬循環開報於各生員名下書某人孝某人弟某人睦某人婣某人友是凡孝友睦婣任恤之行有一於身者明白開具事件朔望日送提調官稽考其鄉行有缺者官員不許起文赴選士人不許起文應舉欽降三等簿用此塡註　一府州縣教官爲諸生立會友簿令其同志者每會七八人或五六人五日一會每日先將所欵講求經傳隨意手錄錄畢即將本文諧協音聲圈點句讀會通通章大旨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意思逐項錄于所抄冊子之端其作字俱要齊整每日務滿字八百以上此致知工夫也次將本身所處倫理

上體認擬議自家行之父子兄弟朋友宗族有何事未盡分處或欲行己之道而所遭人倫有不可通者何以處之此是力行工夫也逐日抄記至五日一會友之期除將所錄看文字會後就將所處倫理與同志者盡心商略朔望日提調官至堂查勘以驗勤惰中稟報行即此可驗課倣其三場文字諸士子所賴以出身者正不待督責而自勸者也　一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爲一人之心也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至于失之久而不復則名雖爲人其去人之道遠矣士之有志于學者存諸此而已何以存之曰敬何以入敬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敬乎聖人所以純一不已與天無間者不出一敬但無所存而自存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由此觀之雖文王之聖未嘗不畏故學者將入乎是惟畏爲近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皆是法也惟畏而後敬敬而後心存心存而後可以窮天下之變辨天下之事雖投之膠膠擾擾而能不失其所以與天地相似者蓋其見之明而力之定也

一小學之教乃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調攝童子之心志使之不放動盪童子之血脉使之不滯養之於蒙昧之時所以責其大成於成人之後也今宗伯禮樂之教雖缺而因朱熹所

集小學亦可沿流遡源始學其可廢乎合行戒令天下提學官勿以科舉自限其生員或失講于先宜即收拾他書一意以此熟讀精講庶幾不爲屋厚基薄而其人品始可觀矣其小學即今社學當修明其制

臣嘗倣古小學之制爲圖列于左方乃古小學變制也傳曰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賊寇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有所出持令輕重相分頒白不提挈蓋古人率民以行不外乎出作入息之期而養之鄉井村落之內至於冬月則

餘子畢入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以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脉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脉視令之教者或嚴立課程急其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令其思索以損其魄甚至父子相夷以傷天性師生較利以爲勤惰此小學弟子所以同歸於無成而閭里風化所以卒至於澆漓也爲此臣嘗治縣時辟存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爲門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

祥道楊復等禮圖曰接子禮曰童子禮曰冠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祀先禮曰鄉射禮各采色煇煌令可娛目以一師長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後即授一圖指示點畫令其通曉即此可以見禮器即此可以辨雜服矣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子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讀次以孝經刊誤教以句讀令其粗熟即已必令無苦乃善仍講朱熹小學數條又次爲書筭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或自甲至癸或自子至亥等數授之亦不宜多令其意通暢而已又次爲聽樂堂日置[illegible]

鼗笙磬投壺詩章射禮樂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
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之全以習
射儀日講一事則所以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
目心志者無所不有而非僻之技亦無自而至矣以
上四堂一遍則日晡矣復自書筭堂一名名略復舊
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而一日之事畢復於門塾左
右序出如此則人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免笞責之
苦雖古禮崩亡亦未必無補於萬一也由是選入儒
學而舉以科目則真才出矣　一諸生業舉子志在
仕進經書粗解章句便擬題目作文字競為浮華放
誕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至破裂經傳不特買櫝還

珠而已若此之類雖名曰仕人其設心與壟斷之徒何異故近代作為科舉活套亦自稱絕江網是甘以市井小人自居恬不以為恥也放心至此尚可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契合中戒天下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嚴肅使方寸常惺惺地然後取諸儒讀書法近思錄諸生體認一過則讀大學必如親見孔子曾子讀中庸必如親見子思讀論語必如親問孔子於洙泗之上讀孟子必如親事孟子於齊梁之間豈至既讀書後與未讀書前只是一樣人物張橫渠云及讀書後自家又見得別求今生徒知此言有味者寡矣近議者又紛紛以為讀書無

蓋於學問至以傳註爲贅者正緣其始未知讀之之法後有所得而懲之太過耳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談臧禮教聾瞽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而後已故必申令提學官講之於初如讀易漢藝文志作易十二篇及東漢末世尚圖讖士罕習易獨費直以易教授鄉里取彖象諸文置之每卦每爻之左以便講證然乾坤二卦尚依舊云其後孔賈顏王之徒皆因以作註疏音釋正義略例遂不復古十二篇之舊矣程頤傳即因此易其後嵩山晁氏獨覺其誤至朱熹呂祖謙乃釐正復古十二篇朱熹與其徒蔡元定玩邵雍先天之易及參同契諸書得易卦作

處乃就改定古易因程傳而作本義是時程傳本義各爲一書至元時儒者乃始刊定以本義繫程傳歸古易十二篇之舊臣亦嘗欲以程頤卦下之傳列序卦下方未之及也今讀者皆當依此讀之則由隱之顯循循有序讀一過而尋温十一過矣讀此書者又當先將啓蒙精熟體認此乃朱熹蔡元定契緊爲讀易者作不讀乎此與未讀本義一般如書典謨註雖經朱熹改定尚有冗處其夏書以後蔡傳雖詳亦多學者務在反之於心從吾心所安而已其不可通者不可强也如詩朱熹傳註極詳然其間制度名物不讀註疏無由而知當時朱熹傳經一本註疏之訓

但以諸儒解經太詳不免穿鑿而失其本意於是取
而傳焉以求作者之志不謂後之學者遂廢註疏而
不觀試舉一二如三事就緒朱熹取鄭司農三農之
事訓之後人不考遂以孟子所謂上中下農之說別
處下方不知本周禮三農生九穀註中所謂高原下
濕平陽之農耳又如閟宮篇註中藝容之說讀詩者
或以結構之容當之豈不甚為可笑也夫觀詩求作
者之志大抵於其辭有剛柔而得男女抑揚而得上
下君臣有規諷之義父子有怨慕之情朋友切責兄
弟相須以是定之無有失也若夫大義雖經孔子刪
定必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然亦或譏評論刺之不可

準者是存讀詩之人葢亦孔子春秋之意也至其置辭命意淺深婉直亦因其人求之斯得之矣聖人制禮甚嚴制樂甚和順民之情也求詩太深不知樂者也諷詠而得者詩之本意也如儀禮今存者僅十七篇於士冠婚士相見之禮喪祭聘覲之儀亦畧可見矣一禮一樂有本有文經緯乎天地品節乎人情莫不得義理之安文質之中郁郁乎無以加焉故孔子告顔淵為邦之問至於禮樂所欲增損者葢寡故曰二代之禮不足徵也吾從周是經朱熹考證已定楊復一圖尤為明便其文雖甚難讀然因圖以稽經因經以求義斯了然矣今令諸生有志者相率於清

之日不擾之地畫圖周旋其間亦可以親見當時郁郁之盛不但讀其書而已我　國家有大制作必將求其人如周禮不可講乎孔子曰為國以禮古之王天下者於議禮制度考文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故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者也正月始和必布法於天下下自閭里上至朝宁無異道治也教也政也理也刑也事也相資以成治化故一貫而無舛夏曰夏禮殷曰殷禮周曰周禮天下世守之曰守先生之典籍名之曰禮禮者品節之義也人之生也因乎天地之性固無不善然天地之生廣矣氣化不齊賦性斯異不無厚薄清濁故王者

繼天立極凡所以脩道立教者盖品節限制之使用
其中所以統而言之不過曰禮而已蓋當是時四輔
三公日夕相與論而守之惟謹詩曰維清緝熙文王
之典是也而分之以六官其經制規爲聯屬不悖乃
所以相成非所以相制故其勢合其事一可以久而
無弊也後世事不師古或師之不能純用其意於是
相成之美反病其矛盾而不能成天下之故不達則
又猥以爲古之聖人於是乎有相持之術焉故自漢
以來其禮率以刑法相制以是把持天下於是刑名
法律之說滋蔓而禮於是乎湮嗚呼以此罔民雖欲
使民免而無耻且不可得况望其泊乎合中令天下

諸生皆當講求以成用世之學但二經廢之已久此典禮所以不脩也合無先令國子監及各處提學揀選賦質通敏年力精壯者令其著功習學不拘年分但能講解溫習者即與起送吏部選用各學教職其舉人能速通是經即補兩京國子監等官則不出二三年而三禮之學大行矣如春秋先儒論春秋當以左氏考經之事以經證左氏之謬令諸生專用胡傳而程傳公穀左氏或漫不知省夫豈可以合令諸生通看各傳其提學考課當兼論得失以觀其職如小戴記以註疏為主此　太祖高皇帝之舊規也近時一用陳澔註夫澔註率出意見殊未有稽使漢儒之

意亦不能白合令天下諸生先考禮經其朱熹經傳通解亦畧可考二陳禮樂書尤博洽於三禮所講解最爲可觀合令提學考課諸生之時一以二禮爲主其二禮所無則求吾心所安而已陳澔之註令脩正改定者數種惟大學士張璁註有章句近是亦嘗與討論而璁之所註多不可改合令進呈刊行　一鄉射禮所用以觀德者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所以考見子弟德行者率於文字間求之於是去古益遠矣令三代之法尚可考求以觀人者莫如射合令提學於考校之後每春秋各一月如周制於春正月冬十月奉行鄉飲之餘率諸生一肄習之容體必比于禮

音節必比於樂以求循聲而入之規則諸生氣禀之
偏學問之疵皆可以具見矣其儀備於儀禮不容復
贅

風俗

維持風教疏　謝鐸

切惟人倫風教所先人倫不可以不明也臣願正祀
典以究明倫之實仕途風教所繫仕途不可以不清
也臣願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冗員風教之濫冗員
不可以不革也臣願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捷徑風
教之蠹捷徑不可以不塞也臣願塞捷徑以澄國學
之源臣愚近覩禮部尚書傅瀚等爲地震事題准各

該衙門條陳所見臣固知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止於此蓋凡政本之蠹餘官司之黷濫生民之困苦軍士之疲困災異之迭見邊境之失寧是皆 宗社安危之所關而 朝廷宵旰之所急者顧以啓沃論諫各有攸司而出位言高尤在所諱惟是四者關風教學校之務也臣雖不才職專學校又豈容終於隱默而不一言之扒用是條列所見輙敢冒昧以陳惟
聖明加之意焉天下幸甚斯文幸甚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一曰正祀典以究明倫之實臣愚竊惟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奈何承訛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饗於

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
之計莫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以顏路曾晳
孔鯉諸賢知先儒然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
靈安妥也人倫莫大於君臣殷之頑民猶不忍忘紂
奈何忘君事讐若吳澄者親為有宋之遺臣靦顏胡
元之官祿名節掃地復何言執後死之誅止宜以律
春秋大義斥其用夷變夏之罪罷黜從祀以列於莽
大夫之列庶幾不掩其惡而人心愜服也此前一事
人雖屢言而未見施行此後一事臣亦嘗言而未蒙
俞允臣非不知重復覼縷言之誠為可恨特以每當
奉祠對越之際輒起愧顧不安之心心所不安又不

得不癸之言耳如蒙乞　勑禮部翰林院重加考定議處使祀典以正人倫以明則所以維持風教者不淺　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途臣愚竊惟科貢之設皆所以羅天下之賢才而用之也科舉一途雖稱得人柰何考試等官類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學亦與稱恩之所加勢亦隨之於是又以外簾之官預定去取或者多為防閑而實則關節內外相應悉憑指麾而科舉之法日壞矣臣愚乞　勑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官素有文行者取自　上裁每布政司特差二員以為主考如往歲諸臣之所建白者庶幾前弊稍革而真才亦可以漸得矣歲貢一途雖

近有之但近來提學等官類從姑息試廩之初不以勢聽則以賄行不以濟貧則以優老及其挨貢之際又聽其自乞願授教職往往名爲陞考而實則虛文上下相蒙迄無可否而歲貢之法益壞矣臣愚乞勅禮部將歲貢生員願授教職者先送翰林院國子監按月考試期年之間擇其果通三場者方許陞考授以職事庶幾前弊稍革而教官亦不至甚濫矣凡此二者揆之人情格例未免窒礙難行臣竊反覆思之積弊之深如此必得出自 宸斷力加斡旋然後科貢可重士途可清而所以維持風教者不外是矣

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臣愚竊惟京國四方

之極天下所視以爲準則者也切見順天應天二郡實爲京府太興宛平江寧上元四縣皆爲附郭見今學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蓋雖統於所屬轄實以府學之生徒悉皆四縣之俊秀與其儲養之濫不若選擇之精之爲愈也不然豈以京國首善之地而惜此一學校之官哉奈何今天下附郡縣分不拘多寡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冗濫臣愚請從順天應天之制凡附郭一縣例增廩膳十名隨其縣之多寡以爲增益上以府學教授兼領其事生員雖益而官不加多庶幾冗員稍革而風教之責亦積重矣臣亦熟知今之爲官者類善添設而難於裁減

殊不知增一官則增一官之費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天下冗員之可減者寧止是哉　四曰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臣愚竊惟國學聚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皆所以備國家他日之任使也選之科貢猶恐未精柰何近年以來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爲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者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今邊事方殷謀國之臣必有以此策獻者萬一再行則彝倫之堂變爲交易之地豈不大可恥哉臣願深監前弊預塞其途雖云國用不足亦當別爲節縮區處而此策斷不可

行矣往年爲因此輩不諳文理尼撲各衙門寫本者
俱各雇人令逐視爲定例致使六科短差亦以雇人
艱難爲辭日前流害其極如此如蒙乞　勑內府等
衙門事例許令年月相應者送科寫本亦令掛選出
身庶幾嗟怨少息而風教之地亦稍清矣臣固知
國家養士不厭其多但緊關所在恩幸之濫進昏曉
之雜處殊亦可憂然則捷徑之當塞者又寧止是哉

嚴考覈以正士風疏　胡世寧

臣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
亂立致周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　國
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

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奸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 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為毀譽啼其意者或本廉幹惜民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者或素奸貪誤事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至巡撫下至州縣皆不暇為 國忠謀為民

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看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為此輩貴近能為禍福如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早遠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己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而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　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而上厪宵旰之憂者此也臣愚乞　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為不畏强禦之人凡遇京官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托公事倚勢索擾鄉里[illegible]黜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門

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勵忠勤奬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疾賢能齒為謗毀者必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官違道干譽為事者許科道彈劾　廷議訪實而奏黜之比或考黜之中間有孤忠衆嫉誤被謫官者又許公論薦揚仍照原資不次陞擢如此則黜陟既公士風趨正而真士輩出能為　國家任事矣

欽遵　聖訓嚴禁奢侈疏　　汪鋐

臣惟　皇上舉行曠典親事耕耤率先天下將使天下之民男勤於耕女勤於織以為豐衣足食之本既

又頒示　聖訓列爲條目　勑諭部院刋布天下將
使天下之民重本抑末去惡遷善以成禮義廉耻之
風此　皇上惠愛元元之心至矣盡矣臣伏讀　聖
訓内一欵一秋成之後所獲湏要撙節愛惜勿得賤
糶儲之以備凶歉臣仰窺　聖諭葢謂民之於財非
勤無以開其源非儉無以節其流勤與儉可相有而
不可相無也故既率之以勤復諭之以儉洪惟　太
祖高皇帝著　大明令　禮儀定式凡官民服飾冠
帶房舍鞍轡墳塋器皿床榻各有等第無非示民節
儉使不得縱欲敗度夫奢之爲害不止貧而已也官
之貪民民之爲盜上之虐下下之慢上禮義之風熄

廉耻之道喪皆自奢侈為之故　太祖高皇帝詳
禮制以防遏民欲如此奈何承平日久人心玩愒雖
有　令式罔知遵守財愈匱而奢愈甚民俗之弊極
矣　皇上聰明天縱洞燭幽隱故撙節愛惜勿得賤
棄之訓如遍歷閭閻而熟見之者真法　祖奉　天
興道致治之要務也臣忻躍感戴自不容已是用忘
其固陋謹以　令式所載及　皇上所諭至意敷張
演繹列為條款開坐上陳伏乞　聖明俯賜采納責
令御史守令着實奉行俾天下之民既務於勤又務
於儉自京師以達四海翕然從風則禮義可興教化
可行而治效可立見矣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伏覩　大明令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賤各
有等第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職官妻女一品
至三品服渾金衣首飾釧鐲用金玉珠寶四品五品
妻女服金搭子衣首飾用金玉珠六品至九品服銷
金衣并金紗搭子首飾用金珠惟耳環許用玉珠以
上許通用綵繡庶民男女衣服並不得僭用金繡許
用紵絲綾羅紬絹素紗金首飾一件金耳環一對餘
止用銀翠帽頂帽珠並不得用金玉珊瑚琥珀靴不
得製造花樣金線粧飾庶民並不得用羅絹凉傘許
用油紙雨傘凡鞍轡職官一品二品用金粧飾三品
至五品用銀六品以下惟用礶石鈒鉄庶民不得循

許從宜蓋造但比正房制度務要減小不許太過其
門窻戶牖並不許用硃紅油漆公侯一品二品酒注
酒盞用金餘用銀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銀酒盞用金
餘用磁漆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盞用銀餘用磁漆木
器並不許用硃紅及稜金描金雕琢龍鳳紋官員床
面屏風槅子並用雜色漆飾不許雕刻龍鳳紋并金
飾硃漆官員鞍轡公侯一品二品用銀減鐵事件鞊
用描銀三品至五品用銀減鐵事件鞊用油畫六品
至九品用擺錫鐵事件鞊用油畫一令之官民房屋
違式者甚多合無行令巡按御史督同府州縣掌印
官嚴加禁約凡以前造過違式房屋責限半年內改

五門兩厦九架造中堂七間九架後堂七間七架門房三間五架門用金漆及獸面擺錫環家廟三間五架俱用黑板瓦蓋屋脊用花樣瓦獸梁棟斗拱簷桷彩色繪飾窗枋柱用金漆或黑油飾其餘廊廡廚庫從屋等房從宜蓋造俱不得過五間七架一品二品廳堂五間九架屋脊許用瓦獸梁棟斗拱簷桷青碧繪飾門屋三間五架門用綠油及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品廳堂五間七架屋脊許用瓦獸梁棟簷桷青碧繪飾正門三間三架門用黑油擺錫環六品至九品廳堂三間七架梁棟止用土黃刷飾正門一門三架黑門鐵環巳上品官房舍除正廳堂外其餘房舍

金惟用銅鉄粧飾職官一品二品器皿許用金玉三品至五品惟酒盞用金六品以下酒盞用銀庶民惟酒盞用銀餘者禁止　一伏覩　禮儀定式凡衣服花樣公侯駙馬用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二品僊鶴錦鷄三品四品孔雀雲鴈五品白鷴六品七品鷺鷥鸂鶒八品九品黃鸝鵪鶉練鵲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九品犀牛海馬凡文武百官軍民僧道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用玄黃紫三色幷織綉龍鳳紋凡官員蓋造房屋並不許歇山轉角重簷重拱繪畫藻井其樓房不係重簷之例聽從自便公侯前廳七門或

正自文書到日以後違式新造者許地方里老鄰佑
指實呈首即將本犯并工匠依律問罪房屋拆卸入
官如是地方徇情不舉事發一體究治年終府州縣
各將改正追問過緣由造冊繳報巡按御史轉報都
察院查考其奉　欽賜第宅亭院不在禁限　一令
之富民男女衣服首飾僭用太甚徧身錦綉盔頭金
寶恬不為異合無行令巡按御史督同府州縣掌印
官嚴加禁約今後但有前項違禁服飾許地方里老
鄰佑捉拏呈送依律問罪服飾追奪入官如是地方
徇情不舉事發一體究治　一令之富民器皿率用
金玉合無行令巡按御史一體禁約究治違禁之器

追奪入官　一伏覩　聖訓所謂賤棄者正如今官民之家一有宴會輙張盛筵所食不及一二所費常至什百暴殄天物莫此為甚合無嚴加禁約令後士大夫會飲每卓果殽各不得過五碟庶民之家並不許鋪設筵席止用團卓聚坐食取適口酒止五七行不得作樂歌唱酒肆之內不許三五成群長日酣飲在京行巡城御史在外行巡按御史差人密切緝訪軍民有犯即行拿問職官有犯指實劾奏　一居喪供佛飯僧出殯大設儀仗送殯至數百人實是賤棄米谷至於乘喪嫁娶作樂飲酒食肉實是滅棄禮法合無在京在外通行御史督同有司嚴加禁治則庶

幾浮費可省風俗可淳　一富貴之家率于院落栽植花木粧飾假山元宵做造鰲山花燈舉放烟火爭奇鬭巧所費不貲及端午打造龍船競渡無時遊玩湖山寺院男女混雜合無通行禁治其浪造假山等物通追入官仍將追治過緣由造報　一京師乃四方之表職官乃庶民之表法行必自近始必自貴者始乞　勑巡城御史嚴督五城兵馬遵將　令式所載并前項禁約事宜一一着實舉行違者指實參劾如是御史不能盡職虛應故事臣等詢訪得實遵照勑諭內事理叅奏罷黜

存　國體勵士風疏　　胡汝霖

臣竊見禮部尚書嚴嵩近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桑喬等論列奏稱懇乞　天恩辯明心跡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臣讀其疏竊爲嵩耻之臣惟廉耻節義以治君子先時大臣被論列者惶恐待罪乞恩求退而已是非虛實付之廷議用舍與奪出自　上裁不復飾辭强辯如嵩之爲者大臣進退體貌當如是耶故當其時在　朝多恬退之士人臣勵廉耻之節風俗淳厚世稱治焉伏自　陛下臨御孜孜化理側席求賢以恩禮遇大臣以廉耻勵士氣宜其報　陛下者厚也然而奔競成風貪夫日盛雖貴臣大官而亦有懷徒隸無耻之心者穢行既彰致招論列輙爲具奏辯

誣欲以明其心跡此皆鄙夫細人飾辭文過名為辭避實幸　陛下或偶信之不加譴責以持位保祿而已夫心跡既明是自謂無罪也是自謂不負任使也是猶可以冒顯秩享重祿也兩曰之　賜罷斥豈其情哉是以貪且詐者報　陛下也此風既又習以為常損傷大體恬不知愧非所以崇禮讓勵廉耻之化也仰惟　陛下乾剛離照至斷至明羣臣之賢否言官之是非如物在鑒洞照無遺誰足以欺罔　天聽而嵩九卿大臣　陛下之知尤親且切者豈待諜諜自辯然後其心跡明哉況嵩貪跡顯著更將何辭自其被　命典禮以來　眷任隆重正宜竭誠秉公抑

答　陛下恩遇萬分之一而老惟貪得志非穀王持身多穢見利垂涎甚不稱典禮寅清之職頃者考選譯字童生賄賂公行貪淫無節始則開口以邀其金繼則增價以厚其利中外傳笑誰不知之此其跡甚顯著故御史桑喬等指以論列而嵩乃謂被劾事情中間容有未白于其心者强顏飾非不顧清議嵩可謂無愧恥之心矣伏蒙　陛下不究其罪不奪其官陛下遇大臣以禮如此臣愚以為奏辯之風不息則無以存大臣之體廉恥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臣之行士趨日下往而不返　陛下惕勵憂勤任賢圖治而朝有奏辯之風士乏廉恥之節　陛下雖欲臻唐

虞三代之治當誰與共之哉伏乞　宸斷自今大臣有被劾者止宜遵照故事乞　恩求退是非虛實廷議自在用舍與奪　聖斷自明不得飾辭強辯有傷大體其言官挾私懷隙論列不當者一惟　陛下察之罪之此于　陛下禮義廉恥之化或可以仰裨萬一者也伏惟　聖明裁擇臣工幸甚風化幸甚

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疏　葛守禮

竊惟夫人之情靜則無欲聖賢之教禁於未發嘗見人爲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冀得效用以樹勲名及其出服官政翕然不變者固多乃擾動於利欲恣其性情盡喪其平生者亦復不少何者

分務人非有卓識定見不能自立爾臣等今春謬以
職掌得與大計羣吏之治見以貪酷不謹去者不勝
嘆惜然已無及矣夫破甑既以無顧而完璞所宜慎
雕今科進士增額至四百人固以一時濟事安民於
四百人者攸賴也然鑒往逆來切慮未必無一二復
蹈不韙者昔人謂禮者禁于未然之前法者施于已
然之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
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諸士覲聽聿新之始臣等謹將
官箴節緊舉切要者數事條上懇乞 聖明俯鑒嚴
命曉諭使其為發軔第一義將不至于迷途而失適
遠矣諸士幸甚官民幸甚 一端趨向昔人謂士品

育三道德功名富貴是也顧人所志何如爾夫道德尚矣果趨向在此由是而建功名必為光明俊偉之業若但志在功名而隨世襲俗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歉多矣若或見之不立而甘心于富貴則以俊良登而不免為鄙夫也可不痛戒之哉

一崇節儉夫士多寒微平生韋衣蔬食亦常安矣一旦登庸則率多侈靡盡由於紛華易悅遂爾慕效故也不思費不能充則將假貸于人債負求償則廉恥必喪矣是終身之累也故必早見于此極意節省即衣馬僕賃之需亦從減省淡薄能甘則官常可保矣此不惟貧士為善富者能敦此道尤善也

心術夫士君子立心行己忠誠端謹明亮正直由是而發於事業皆有實地無可訾議者上也若夫陰險譎詐讒佞傾諂奸回欺負皆喪其良心者人初不及知而自知則審矣天地鬼神陰鑒潛譴何可誣也必慎必戒

一勤職業夫開科取士固欲其克艱任事也詩稱夙夜匪懈臣分當然一命以上人各勤職則天下無闕事矣苟受若直怠若事人將以為不才而擯棄之也既服有官而欲自暇自逸斯豈理哉故隨分盡職者忠臣之道也

一敦禮讓夫人齒有長少位有崇卑則所以相處相臨自有定分盡其道者謂之順失其道者謂之逆諸生始進則當自處其順勿

抗志陵犯以自蹈其非禮可也　一弘器度夫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參贊化育并包萬類皆其分內事若是一藝叨一命輙自滿假是謂器小易盈更何容受至乃放溢淫虐蔑不敗也必須養以恢廓大其局量位高而益謙虛功崇而彌退遜斯為服聖之訓得君子之道也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九終